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目錄

宋

蘇軾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韓非論

伊尹論

畱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 錄三首

開卷篇

卷八篇

卷七篇

卷八篇

卷八篇

卷八篇

卷八篇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
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

品類之
不四歲能
趨為策
頃刻人
門來耗
理精辭決絕無悠
誕之言



鹿門茅坤曰此
則先以人主自
斷為策略之始
下四篇指其事
而條之

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
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
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
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者，
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
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
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
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
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
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
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
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眊然而不
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
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
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象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

臣熙曰主術貴
於自斷即秦卦
用馮河之義文
勢起伏滌洄精
光溢出不可迫
視

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
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
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
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
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
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
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
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
以爲立之要云。

勢若馳騫可以逸
塵絕迹

荆川唐順之曰
無沮善篇嚴密
此篇流暢各自
為體只因當時
韓魏富鄭杜祁
諸公紛紛外逐
而不能久於其
朝故有此議

策略三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

鹿門茅坤曰任
法不如任人而
篇中專取諸篇
亮之治蜀王猛
之治秦蓋為英
廟之初當熙寧
時似以水濟水
矣覽東坡所自
為辨策問劄子
得之

予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
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
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
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
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
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
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
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
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



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臣廷敬曰立法
任人二意縈繞
論極疏暢不見
繁雜之痕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
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
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
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
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
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
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
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
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